小倉山房文集

與程蕺園書　三十卷

從熊公子處接手書云有索僕古文者命爲馳寄僕于此事因孤生嬾覺古人不作知音甚稀其樂一悅于南宋之理學再悅于前明之時文而悅于　本朝之考據三者之中吾以考據爲長然以之溷古文則大不可何也古文之道形而上純以神行雖多讀書不得妄有摭拾韓柳所言功苦盡之矣考據之學形而下專引載籍非博不詳非雜不備辭達而已無所爲文更無所爲古也嘗謂古文家似水非翻空不能見長果其有本矣則源泉混混放爲波瀾自與江海爭奇考據家似火非附麗于物不能有所表見極其所至燎于原矣焚大槐矣

卒。其。所。自。得。者。皆。灰。燼。也。以。考。據。爲。古。文。猶。之。以。火。爲。水。兩。物。之。不。相。中。也。久矣。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六經三傳古文之祖也皆作者也鄭箋孔疏考据之祖也皆述者也苟無經傳則鄭孔亦何所考据耶論語曰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著作家自抒所得近乎爲已考据家代人辨析近乎爲人此其先後優劣不待辨而明也近見海內所推博雅大儒作爲文章非序事噂沓即用筆平衍于剪裁提挈烹煉頓挫諸法大都憒然是何故哉蓋其平素神氣沾滯于叢雜瑣碎中翻擷。多。而。思。功。少。譬。如。人。足。不。良。終。日。循。牆。扶。杖。以。行。一。且。失。所。依。傍。便。傫。然。仆。地。而。蛇。趨。亦。勢。之。不。得。不。然。

者也。且胸多卷軸者，往往腹實而心不虛，藐視詞章，以爲不過爾爾，無能深探而細味之。劉貢父笑歐九不讀書，其文具在，遠遜廬陵，亦古今之通病也。前年讀足下汪宜人傳，紆徐曲折，在壑溪集中爲最佳文，第此種境界似易實難，僕深羨足下晚年有進于此。僕之文非足下之獻而誰獻焉。尚有近作數篇，意欲增入，須明春乃來。甚年心事類替，人持錢之客，腸殘歲暮，汲汲顧景，終日琴榷衡刪，爲交代後人計甚殷，豈不知假我數年，未必不再有進境，然難必主人之留客與否也。一笑。

荅蕺園論詩書

來諭詩詩教刪集內緣情之作云以君之才之學何必以白傅樊川自累大哉足下之言僕何敢當夫白傅樊川唐之才學人也僕景行之尚恐不及而足下乃以爲規何其高視僕卑視古人耶足下之意以爲我輩成名必如濂洛關閩而后可耳然鄙意以爲得千百僞濂洛關閩不如得一二眞白傅樊川以千金之珠易魚之一目而魚不樂者何也目雖賤而眞珠雖貴而僞故也人之才性各有所近假如聖門四科必使盡歸德行雖宣尼有所不能君子修身先立其大則其小者毋庸矯飾韓昌黎上宰相書杜少陵獻哥舒翰詩後人頗相疵瑕

而二賢集中卒不删去想見古人心地光明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惟沈休文胸多隱慝故有綺語之悔竹垞存風懷一首慮爲配享累此亦一時戲言何足爲典要試思竹垞當時竟删此篇今日孔廟中果能爲渠置一席否儒者誠其意慊其心終日慊慊望道未見豈有貪後世尊崇先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之理僕平生見解有不同于流俗者聖人若在僕身雖賤必求登其門聖人已往僕鬼雖餒不願厠其廟何也聖門諸人聖人所敎必非唐宋後諸人後代所尊頗多僞儒矯傑之士不屑與僞儒者同升使僕集中無緣情之作尚思借編一二以自污垢而半生小過情在于斯何忍過事抹摋吾誰

其自歎乎。且夫詩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後有必不可朽之詩。情所最先莫如男女。古之人屈平以美人比君。蘇李以夫妻喻友。由來尚矣。即以人品論徐摛善工體。能挫侯景之威。上官儀詞多浮艷。甚忠唐室。致光香奩楊劉崑體。趙清獻文潞公亦倣為之。皆正人也。若夫迂選繆文貌為理語者。雖未嘗不竊名儒林然非頑不知道。即癡不任事。贓私諂諛。史難屈指。自傳樊川恥之。僕亦恥之。人能改過自佳。然必深知其非。有所不安于心。而后從諫如流。非可隨聲附和。緣情之作縱有非是。亦不過三百篇中有女同車。伊其相謔之類僕心已安矣。聖人復生。必不取其已安之心而掊擊之

也。宋儒責白傅杭州詩憶妓者多，憶民者少。然則文王寤寐求之，至于輾轉反側，何以不憶王季、太王，而憶淑女耶？孔子厄于陳蔡，何以不思曾君，而思及門弟子耶？

沈朗又云：關雎言后妃，不可爲三百篇之首，故別撰堯舜詩二章。然則易始乾坤，亦陰陽夫婦之義，朗又將去乾坤而變置何卦耶？此種謬言，令人欲嘔。善乎鄭夾漈曰：千古文章，傳眞不傳僞。古人之文，醇駁互殊，皆有獨詣處不可磨滅。自義理之學明，而學者率多雷同附和，人之所是是之，人之所非非之，問其所以是、所以非之故，而茫然莫解。歸熙甫亦云：今科舉所舉千二百人，讀其文莫不崇王黜伯，貶蕭曹而薄姚宋，信如所言

家三年之中倒得皐夔周孔千二百人也寧有是哉足下來教是千二百人所共是僕緣情之作是千二百人所共非天下固有小是不必是小非不必非者亦有君子之非賢于小人之是者先有寸心後有千古再四思之故不如勿删也

荅平瑤海書

四月一日接手書洋洋千言所以矜寵枚文者至于再至于三若發于中心之誠而不能自已枚自問何以得此于先生始而疑繼而懼終乃狂喜而感至于天故何也昔人稱龐士元獎引人才每過其分蓋是善誘從長而非其人之果足以副之也疑先生以此意見待故懼且疑繼而思之先賢呂新吾云凡許人詩文徵吾心不欺之學先生豈肯欺我兼自欺哉以故喜欲狂也然而知音之難自古記之子雲太元世取覆醬祇桓譚篤好比諸周易溫公通鑑人人皮束高閣惟王勝之肯讀一過今知詩者多知文者少知散行文者尤少枚空山無

俾為此于舉世不為之時自甘灰沒獨先生假借數言俾其自信豈非天之哀枚衰朽故生有絕大知識人為闡揚以光明之耶古人得一知已死且不恨蓋言知己最難若得一焉則死者之魂魄雖長逝千載猶無憾也枚竟未死而得之于並生此世之先生感先生能不感生先生之天乎假使先生遲生百年枚早生百年則雖知我愛我亦彼此付諸冥漠而已矣枚之得交于先生天也枚讀書六十年知人論世嘗謂韓柳歐蘇其初心似非能經文以自見者惟其有所餘於文之外故能有所立于文之中雖王半山措施不當致禍宋室而其生平襟抱自命欲有所建立之意何嘗不矜矜自持故所

爲文勁折逍峭能獨往來于天地間札中道校斡游之才十不施一枚何敢當然以論文故是探本之言毛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得毋先生之懷抱言至此而亦不自覺其流露耶校再拜

答沈省堂觀察書

前書述所志無所慕而爲善無所畏而不爲惡斯言也平平無奇而足下來書疑僕自許過當云云二語是生知安行地位非聖人不能嘗過矣夫飲食者見物腐敗而散之以其不悅于口而非以其能傷人也見物甘旨而嗜之以其悅于口而非以其能養人也雖養人傷人之機未必不伏于一嗜一不嗜閒而爾時必不暇及者尋常飲食之人皆能之不必易牙也聖人非人中之易牙乎而何必以此尋常語相震驚乎書中云僕晚年得子宜勿姑息訓之以義方斯言是也又云宜種福田以圖後慶則又慨矣春秋之法誅心不誅事惡出無心其惡

可閔善出有心非其善可鄙子曰視其所以足矣必曰觀其所由若為善而先有子孫之見則所由寧足觀乎又曰某之禱久矣此豈預知其將疾病而先為之禱乎夫善可為惡不可為理也福與禍數也好善者雖禍不懼然后謂之真善惡惡者雖福不喜然后謂之真惡惡若有心較論于報復之間挾其私意與天為市則偶然氣數之不齊報施之略爽其平素操持岌岌乎殆矣禹稱惠廸吉從逆凶論治天下之大權也易稱積善必有餘慶積不善必有餘殃言履霜堅冰之象也皆非世俗所刊陰騭文感應篇直瑣齷齪家人言也史冊名臣傳中亦往往稱吾家積德後世必有興者此皆子孫緬其[illegible][illegible]

先人追頌之言斷非當其行善時先爲此說猶之今稱太王剪商亦後人追頌之詞非太王當日果有剪商之志也且理數之不齊更有難言者周家積德累仁自后稷公劉千餘年至于文武成康至矣乃一再傳而昭王溺于楚孔子至聖先天而天不違乃衰年目睹伯魚早卒此皆後世大不祥之事而當時偏逢其厄使非古聖人爲之禍爲之災安知不有俗流見解疑其先人必有隱慝故受此孽報耶常謂以行善勸人猶以讀書勸子弟也以因果勸人猶之誘以果餌威之夏楚也在子弟幼時原應作如此教法若年到十四五當心知書味俛焉日有孳孳矣若猶須如此督誘便是不肖行逕今

以福善禍淫之説誘人是以不肖子弟待人也足下與僕相交四十年而相待之薄乃如是哉昨春過無錫楊宏度來舟中亦如君所云云僕應之曰君因我有子故勸我急行善然則我無子君將勸我急行惡乎楊亦張目而不能答也

與楊峙塘書

昔退之作爭臣論譏陽亢宗諫僕欲作一論譏足下不諫諫御史職也足下爲御史而敎之褎職過矣然天下事有不爲而賢于其爲之者醫是也諫是也孝子之事父也不修瀡以甘之而湯藥以苦之豈得已哉然父之飲之也非所甘而强焉雖當時惡其螫口覆盂逐醫而過後諒其子之用心或疾益甚則未有不翻然悔者悔則復肯受藥若當其上口時雖不甚苦而實乃無疾而攻又或朝丸夕劑促數煩志而於肯膂處離隔太遠彼爲父者必恍然于其子之務名而非以爲愛醫之射利而非以爲功則愈信己身之無病愈疑天下之無藥而

一旦有眞疾有良藥亦復不受矣諫之爲道亦猶是也三代後宋仁宗最賢最納諫其時諫者殆無虛日及考其章疏率皆沽名徼訐無關政體其所謂直臣如王陶唐介余靖孫甫輩僕甚鄙之今　上首開言路風聞者不罪稱　旨者遷官近年來諫章雲集最上者取宋儒陳言迂遠率引令人聞古樂而思臥其次小有條議改刑部一律工部一例從亦可駁亦可其下爭風氣之先伺　上意而迎之其冒譏者亦殺後悔此輩喋喋雖聖主亦所厭聞況聰明睿智遠過堯舜者乎僕恐數年後諫道將廢諫路將絕則今日之御史爲之也且夫御史之職較宰相卑而御史之道與宰相同何也宰相繼聖

司燮理論道而已御史亦無專司補過拾遺而已非如九卿百官有政事之稽督也有可諫則諫無可諫則已敢諫則諫不敢諫則已行其道以盡職養其身以有待與留其路以讓人三者皆可以無愧於天下陽城七年不諫雖不裂麻卒為君子杜欽谷永攻上身及後宮雖終日諫卒為小人此其故可思也足下近劾大僚逐之海內懾其威僕以為受逐者未就傾焚伐之不武恐足下巧有餘而道猶未足故以不諫規足下

書呂夷簡傳後

治天下國家無難惟當其可之為難古之人事有伊尹廢太甲文王廢伯邑考無所為非非苟不當為雖不廢呂后晉武不廢惠帝卒亂天下易曰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言宮人進幸于君后不得專也又曰恒其德婦人貞吉夫子凶言陽剛統陰不貴貞恒也光武廢郭后其時漢儒質朴無爭之以為名者仁宗廢郭后宋人章疏交攻在孔范諸賢豈不有鑒于唐武氏之禍而隱然以韋后自居哉不知仁宗無晉王之昏郭后非王后之比楊尚二美人無武氏之惡呂夷簡亦非許敬宗李義府之流擬人不倫固不可也當是時章獻崩帝始知宸

妃爲生母宮寢紛紛異論蜂起帝心大不安至于開棺驗視蒞其心已有戒乎母后之專而惴惴乎宸妃之不得其死矣郭氏者章獻黨也恃勢專悍本無窈窕之儀而又忿爭手搏形同委巷帝時無子帝之心其能無履霜之戒乎賢如光武豈爲陰貴人廢后哉亦鑒前代人彘之禍幾乎以呂易劉故先黜呂后配享隨廢郭后耳主所見大抵相同其爲社稷計至深且切彼孔范者迂儒也可與立未可與權而呂夷簡者亦陋儒也諸臣曉曉便宜曉以此義乃引光武故事支吾叚諸臣以堯舜折之遂不能對不知堯舜不廢后曾廢太子矣取以義揆本無出故之是六而孔門三黜其妻孟子以順爲正

諸賢又何以不聞也范公之言冈后之罪求册當廢公言誤矣禮曰出妻放子怒而不表禮爲故蒸梨不飾皆古人忠厚之意范公身爲臣子知冈后有罪止宜含畜覆護不忍探聞乃皆道帝以廢后之故布告天下于是以頭搶示執政如嬰兒將鬭乞憐于長者之前國體何在且帖前不比衙署有誅原以豫道不敬也當宮內忿爭時至許在前后自搖手不得乃當帝而手批其所愛又拒救關帝頸傷漢法所謂大不敬也漢任后與李太后爭門誤格太后指指爪梟首律文傷尊長無誤不誤之分誠以名分爲重故也公又言曰子不宜聽父出母又誤矣伯魚之母被出期而猶哭可矣執其袂而

留之可乎匡章之母被出章屏妻出子可矣助母以益父怒可乎古之善處此者郅君章一人而已其告光武曰夫婦之際父不能得之于子况臣能得之于君乎願千秋後毋使人議陛下而已委宛微言仁之至義之盡光武感焉故待陰郭禮必均而后亦以壽終自孔范忿爭之後內外相激寵豐震恐至于挾毒賂后而后卒暴崩嗚呼后亦不幸而遇孔范諸賢也歟

書大學補傳後

朱子以讀書窮理訓格物致知此是千古定論惜其補傳一篇則生枝節致召天下之疑不可不辨大學雖出戴記而文古理醇不偕中庸敷衍且其意義周匝絕無隙漏序治平齊修誠正之先後畢矣慮其無所致功蹈思而不學之弊故以致知格物次之天下之物又多矣慮其探賾索隱蹈博而寡要之弊故又以物有本末知所先後驗之而且以聽訟一章證之其始終條貫燦若列星傳固未嘗缺也今抹却本文而補之曰在即物而窮其理天下物無盡時知無致時又曰一旦豁然貫通所謂一旦者杳無年月蓋惧解夫子一以貫之之語而

增出一旦二字遂墮入佛氏參禪頓悟之邪徑而不自知陸王因之創爲良知之說大相抵捂不知孟子所謂良知者即言人性善之緒餘耳擴充四端正有無窮學力非教人終身誦之肫然若新生之犢也且孔子大聖人其良知豈不千百倍于陸王諸公然而學射矣學御矣問官于郯子問禮于老聃矣至齊而始聞韶反衛而始正樂矣兼多識于鳥獸草木商羊萍實之文使在陸王觀之早宜收視返聽寂坐不動而萬物皆備何必玩物喪志若是之僕僕不憚煩哉大抵古之聖賢未有不以讀書窮理爲功者昔稱學古入官易稱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子貢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返說約也皆是格物致知之本旨而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尤見聖門教人直以讀書爲學矣聖經一章內聖外王兼備獨缺讀書明理一條豈正心誠意齊家治國之君子皆目不識丁者乎依朱子之言則未到一旦豁然貫通時意可以不必誠心可以不必正身可以不必修乎其亦遠乎理矣善乎先師史氏之言曰論語博學于文格物也約之以禮致知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物格也予一以貫之知致也朱子不引聖人之言而反竊取程子之說何也

書陸游傳後

宋史稱陸游爲侂胄記南園見譏清議余嘗覽之大侂胄魏公孫智小而謀大不過易所稱折足之鼎耳非常寺流也而閲成延游爲記出所寵四夫人侑酒游感其意爲文加規勸其禔躬活民毋忘先人之德在侂胄視仁在游勸善俱無所爲非宋儒以惡侂胄故波及于游然則據宋儒之意必使侂胄剗除善念不許親近一正人而爲正人者又必視若洪水猛獸望望然去之嗚呼此宋以後清流之禍所以延至明季而愈烈也孟子曰逃墨必歸于儒歸斯受之而已矣孔子曰人潔己以進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侂胄有好名慕善之心游因而

導之以正宜也漢廉范名臣也而依竇憲陳寔高士也而弔張讓一以成功名一以救善類其效皆彰彰可睹且孔子所謂與上大夫言誾誾如者夫獨非逐君之季孫黨逆之叔孫哉然而仲弓冉有子路俱爲之宰聖人不禁且曰自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聖人非不畏淸議也以爲潔一己之名小仁蔑物之功大以故佛肸公山弗狃雖不善皆不厭其召不特此也子路贖人受謝夫子是之子貢贖人不受謝夫子非之夫受謝貪也不受謝廉也聖人之心又豈獎貪而斥廉哉以爲受謝可以誘人爲善不受謝可以阻人爲善一阻一誘間關係甚巨已之貪廉抑末也夫貪尚且不避而況區

區支壑之事乎使游果有附權貴希冀倖進之心則當曾覿龍大淵柄國時略與霑援早已致身通顯矣而乃大與之忤遂歸不悔豈有垂暮之年反喪其守之理乎之侂冑自告前失大弛僞學之禁又安知非游與往來陰為疏解乎彼矜矜然自夸淸議者或陰享其福而不知爾宋史成于道學之風甚熾之時故楊時受蔡京之薦史無譏詞胡安國受秦檜之薦史無譏詞京與檜之姦十倍于侂冑游之過小于楊胡而反詆之不休何也游不講學故也張浚伐金之謀與侂冑同符離之敗與侂冑同然而張浚不誅士林不議者何也則一與朱子交一與朱子忤故也善乎寧宗之言曰恢復豈非美事

惜不量力耳金人葬侂胄首謚曰忠繆言其忠于爲國繆于爲己故也夫侂胄之罪尚且一敵國一君父爲之末滅而游作一記之過乃著于本傳中不亦苛乎吾故曰史不易讀讀全史而後可以讀本傳讀旁史稗史而後可以讀正史不然知人論世難矣哉

書茅氏八家文選

凡類其人而名之者一時之稱也如周有八士舜有五人漢有三傑唐有四子是也求有取于百世之人而強合之為一隊者也有之者自鹿門八家之目始明代門戶之習始于國事而終于詩文故于詩則分唐宋分盛中晚于古文又分為八皆好事者之為也不可以為定稱也夫文莫盛于唐僅占其二文亦莫盛于宋蘇占其三鹿門當日其果取兩朝文而博觀之乎抑亦就所見所知者而撮合之乎且所謂一家者謂其蹊逕之各異也三蘇之文如出一手固不得判而為三曾文平鈍如大軒駢骨連綴不得斷貫開南宋理學一門又安得與

半山六一較伯仲也若鹿門所講起伏之法吾尤不以爲然六經三傳文之祖也果誰爲之法哉能爲文則無法如有法不能爲文則有法如無法霍去病不學孫吳但能取勝是卽去病之有法也房琯學古車戰乃致大敗是卽琯之無法也文之爲道亦何異焉或問有八家則六朝可廢歟曰一奇一偶天之道也有散有駢文之道也文章體製如各朝衣冠不妨互異其狀貌之妍媸固別有在也天尊于地偶統于奇此亦自然之理然而學六朝不善不過如紈袴子弟熏香剃面絕無風骨止矣學八家不善必至于村嫗呶呶頃刻萬語而斯文瀉焉讀八家者當知之

讀左傳國錄

余讀左氏不禁喟曰世運盛衰其以財貨爲升降乎爵自成襄以前除取郜鼎一事外未有以貨聞者傳至定哀僅越百數十年而若楚之子常晉之范鞅荀躒覺有非此不可之意自上下下相習成風崔杼之亂晉六正五吏三十帥皆有賂公叔文子欲享衛侯史鰌苦禁之道子常而君貪恐以財貨禍君臣相伺如猘盜然回憶君如楚莊晉悼臣如令尹子文范武子者如天上然則財貨盛而人才衰亦一奇矣雖然當時行賄者不親相授受也必有習慣居閒如申豐高齡一流腊爲關說然後其貨始達于權臣者猶有羞惡之心焉且所謂賄者

亦不純用金也或縛錦或置璧或以馬或以裘盎猶有承筐是將之敬焉降至戰國嫌其委曲繁重盡行芟除而直以金行以故張儀得千金則奪鄭袖矣綦毋恢贏四十金則贈溫囿矣公孫衍得百金則敗齊楚之約矣秦散不三千金而天下士相與鬬矣其他以金賄者凡數十見並無贄介爲之通其意也並無錦璧裘馬爲之隆其交也刀槩之民明目張膽親當不親仁較之春秋其局又變蓋不如此則周不亡想亦氣數使然非孟子諄諄義利之說所能挽移者耶或以不准一書爲漢武病余謂漢武報仇開邊費多聚斂尚非得已天亦諒之故昭宣中興惟桓靈當東漢無事之時專務掊克殊不

可解卒之長安之亂天子露宿饔飧不繼不知向之金錢山積藏于少內者都散歸何所也嗚呼

讀胡忠簡公傳

余讀李燾長編覺宋仁宗時政無缺失而諸臣上疏喋喋不已蓋恃其君寬仁必不罪我而我借此得名可相夸栩其心皆不出于忠愛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彼既無德言于何有以故讀其所奏非倦思卧即煩而欲嘔及讀宋史至胡忠簡公請斬秦檜一疏不覺再拜嘆曰有宋三百年公其諫臣之第一乎夫人臣報國非必執干戈死戰陣也以忠誠義憤奮筆大呼使敵國聞之凛然變色至以千金買其書此何異秦圍鬪魯仲連數言而郤軍五十里哉使高宗能從其言斬此三人整師而出則朝廷之氣已足吞河北而有餘公此疏足抵精兵

十萬矣公雖遠貶十餘年歷諸險惡地槽死得歸仍還原官遷至龍圖學士一息尚存猶時時以恢復為請向之救公慕公者轉寥落殆盡可見人各有命自貴自賤自生自死亦非姦臣之力所能貴賤生死之也或惜公在廣州戀黎倩為朱子所譏嗚呼即此可以見公之真也從古忠臣孝子但知有情不知有名為國家者情之大者也戀黎倩者情之小者也情如雷如雲彌天塞地迫不可遏故不畏誅不畏貶不畏人嘗議一意孤行然後可以犯天下之大難古之人蘇武娶胡婦關忠武請秦宜祿妻袁粲八關齋與張淹私進魚肉彼其日星河嶽之氣視此小節如浮雲輕颸之過太虛而偽儒矜矜

然安坐而捉搦之譬鳳皇已翔雲霄而鷙鳩猶譏其毛羽有微塵甚無謂也不然使公亦行顧前瞻後謹小慎微之態則當其上疏時秦檜之威不在侂胄下公豈不能學遯翁取數枝蓍草自筮吉凶以定行止哉孟子曰此之謂大丈夫微忠節吾誰與歸

錢唐袁枚子才

湖南巡撫陸公神道碑

公姓陸名燿字朗夫吳江蘆墟人生即端慤少長受業
經論語以古賢自期乾隆壬申舉京兆補中書入軍
機房以戸部郎中補登州府知府再遷運河道按察使
權布政使事母病乞歸侍養終喪
天子命補運河授山東布政使湖南巡撫越一年薨公
起家寒素性淡泊不慕寵榮惟于仁民愛物之事朝夕
宣究多識前言往行其守濟南也上書徐中丞請徹留
南糧爲積貯計任河道時上書總河姚公請疏泉源增

修月河作臬使時以徙犯罪輕請免解司以省苦累署藩司時以流外選積請停分發　上皆是之公風骨秀整靜氣迎人雖恂恂謙謹造次必于儒者而臨大事則屹不可動甲午壽張縣王倫作亂距運河甚近人情洶洶有欲閉城者公不可曰寇未至先閉城門是示之怯也且鄉民爭入城何忍棄之乃募鄉兵拒守而身自坐城闉彈壓務絷賊知濟寧有備不敢南向已而　王師奏捷一城雞犬不驚公在樞垣係值至于日晡猶不退猝有急務立辦以故大學士傅文忠公屢薦公　上亦知公深凡巡幸處俱令扈從所奏察虧空事宜及救荒策俱蒙　聖獎臨終前一月猶奏湖南社倉穀糶已敷

用其息濲請免征收奏旨允行批到日方伯諸大夫
捧劄子敬告柩前慰公泉下愛民之心時公已殁二十
餘日矣

天子聞公甍悼惜者再嗚呼以公忠誠天子之恩眷
明良遇合千秋一時使再永其神明以竟其用其所敷
施必有更遠且大者而竟抑以無年壽止六十有四悲
夫公事母孝初選守大理府再遷甘肅臨司俱以親老
調近省撫楚時見屬吏有篤老親猶來赴補惻然憫之
奏官員凡親年七十雖有次丁俱許終養一時中外官
歸養者千餘人封公虔實先生有清德卓行精八分書
與枚京師有交甲辰冬枚過長沙公執後進之禮甚恭

曰昔先人題先生乞假歸娶圖其年十七侍旁磨墨不敢忘也所著有河防要覽甘藷錄切問齋古文朗夫詩集若干卷公三代皆以公貴受二品封夫人陳氏生三子恩受綱俱修飭能守家法孫六人以丙午十月葬公于吳江之東漁村公　予告時所自營生壙也

銘曰從來巨儒行不迂狗貞嗜詩書體用必俱甓中丞滯如粹如內入　禁庭吐納機樞外任何啻東馳西驅有力必抒隨以猶釁見幾必爲雕欲功虧怨叢集旗歸來枚與若將終身撫遽遽廬　天子恩公速下斧車曰朕知汝任大有餘佐我邦家赤子狀狀公拜稽首敢不勉諸東治河濟游其山湖防與楚邦燒鄉苛除非益

力耗思重心殫瘁勉額額卒以捐軀朝野惋惜吏民號呼蒼蒼越山瀰瀰鷲湖甃公其間馬鬣龜趺千秋過者必式必趨

董太恭人墓志銘

董太恭人王氏直隸豐潤縣人生而婉嫕明敏不苟笑言年及笄來歸封公公纘先生其時尊諱在堂下[illegible]恭人嘗奉太恭人孝于姑順于嫡從禮無違勤儉以敬雖分枯之繁思成和若穆羽之調生而子而封公卒其長君即今觀察也當是時太恭人年甫三旬觀察才八歲傑然……嫠孀獨支門戶內凌外侮來兇侜張而太恭人能持大體處之綽然檢校分晰護持遺產為子延名師婚娶族凡家務之犖犖大者無不畢舉勞人聞之疑封公之尚存也亡何次子又殤太恭人進觀察而勖悲之曰汝弟亡則吾與汝益孤矣趣此年華可不覆勉前

進報　國恩而揚先烈乎觀察泣而志之遂援豫工例得同知引見發皖江歷署赤縣州縣凡六處題補安慶同知在繁昌六安時有水旱災太恭人施棉衣百領爲紳士倡恤獄囚飢寒賸以錢米觀察訊貴池盜案其渠魁不刑而服叩頭曰盜雖不良然叠銜太夫人恩所以供詞無隱不敢煩公心者卽以報太夫人也其盛德之感人如此未幾觀察陞廣西思恩府知府思恩瘴癘僻與觀察以迎養爲憂太恭人怡然不以爲意曰從子瀧也生死命也兒何所依違耶遂同往二年歿于官署觀察退復後陞湖南糧道調江安糧道三署布政使司爲呼以太恭人之神明豈不知瘴雨蠻烟非高年所宜

決意驅車而相隨者慮觀察乖離膝下將用心般不佳
一意辦公上報 朝廷恩故用書料身亡不過數年
觀察所蒞皆雅明文物之邦可以娛親而竟不能京武
昌魚飲建業水供板輿一日之歡此鼎魚風木之悲古
今同感宜觀察之每一念及而不禁凄然泣下也太恭
人天性仁慈待奴婢如子女然不忍笞詈聞罪人呼號
常廢寢食聞決獄有所平反則喜溢于顏以故觀察之
行事厚居心寬皆母教也卒年五十有九子二長世明
次世灤孫二人以 覃恩 誥封恭人以乾隆三十八
年閏三月二十六日葬遵化州城東北莊
銘曰月孤彌明松挺更清從古甘臨之吉皆由苦節之

貞悄悄恭人為魯陶嬰劬躬纍後訓子成名天道似遠而非遠地道無成而有成必報者善勤物者誠貽謀者遠聞風者興卜茲元宅安藏慈靈哉我綽楔鬱鬱隹城儲休被佑永蔭孫曾

廣東惠州府知府李君墓志銘

河間有萬貫君子曰竹溪李君名棠字召林以壬戌進士宰如皐元和豐縣何容上元天長合肥七縣爲卓異人都遷大理寺評事天子召見清問良久閔其沉滯州縣二十餘年裁博一薦又入閒曹非國家奬拔人才之道特授廣東惠州府知府君感格外恩益愈勉思報而以忤大府故抵任未久劾狥庇罷官家居授徒中風而卒壽七十三君勤于爲政常言前案不清則後案又積乃立摘案法如幼時讀書自爲程課十日必結民咸便之尤長治獄如臯陳某販紅草不歸其兄過張氏池塘得其尸遂控塘主

謀害塘鄰姚德助也詢甚力君厲聲曰殺陳某者汝也不必妄引他人姚色變務以刑乃云綦晉陳知其身有醫女金故乘醉而夜擠于塘人問君何由知曰姚有伴哀詐泣之狀故疑之而以恫喝得之也句容賊王二供與孔姓同偷孔不伏君不訊孔而專訊王乃惡丐某挾仇所教也人問何由知曰凡盜賊引人往往不實我先根窮原犯使貢情得而后刑訊所引之人則思過半矣原犯盜也刑之非過偷無辜民雖楚撻其顛于心不安而況加刑乎官不可為賊所用也上元湖熟小兒迷路隨一跛者行兒頭眩跛者教飲井水遂愈衙卒擒之云以術迷拐人者君笑曰此兒也彼果拐人當挾以遠奔

而乃跳踉然跛行于市乎曰既迷之又教飲水以斃之無是理也衙卒不服訴制府制府命與僧員會審被者果良民教飲水者憐其暑喝故也乾隆二十一年江南米貴句容姦民聚衆萬餘謀劫王貢生家君單騎往問爾等何爲者聲嘈嘈不可辨君與老成者前有三人闖然出曰無他愚民求賑耳君曰求賑當在縣衙不當在王貢生家汝命衆人歸家賑即至矣三人回顧麾其肱衆皆散君知此三人倡亂者也命具姓名至署領粟旋即縛之荷校以徇合邑肅然如皋有坍江蘆課民疲于追君力求撫中丞奏聞奉

旨豁免揚州至通州有舊河道毘泰州徐家壩乃閘上

河之水使不下洩者也隋被百餘年忽商人賄閒官私開之致上河水涸民禾盡槁君勘明下河有七十二洞原可通水商不疏通舊迹而罔民以取便請于大府勒碑永禁釋氓懽呼江寧通濟門外有教場甚寬中間旗人牧馬民田其旁亦百餘年矣忽奉將軍檄稱民佔旗地宜歸還滿營君請將軍發檔案以便辦治將軍曰此係旗員口訴無案可稽君卽請旗員同丈得三千五百餘畝用鋼石柱有界界外民田繼分釐然旗員惶恐無言將軍亦惻惻府尹文端公聞而嘆曰人言李令有德無才吾不信也余戊午試京兆與君同出廷尉劉瀛齋先生門下兩人意趣絕不相似初見亦落落雖合交久

覺君意思深長不忍決捨臨終謂其子曰袁公知我最深必以誌銘爲托嗚呼二十年前余已銘君之先人矣今又銘君君長余無幾而竟銘君兩代哀君之餘兼自哀焉所著詩集　卷年譜一冊夫人　氏子燧邑庠生効力四庫館好學善文能世其家以某年　月　日葬君于

銘曰月蒼蒼凉凉而可親兮肩戔戔純素而有文兮惟其木訥斯近仁兮惟其至誠故如神兮過貪泉而不酌儷生塵兮循莊逵而不詭車折輪兮余不信爲今之友而常疑爲古之人兮嗚呼嗚呼此其壙兮他日九京誓從子以結鄰兮

周君少霞墓志銘

竹橋太史洮訊來曰吾邑周君少霞病且革索某銘其某謝曰予畸士非畸文不足以銘君為代請於隨園可乎少霞勃力疾賦四詩並狀以來狀曰君諱昂江蘇長洲人從虞東顧先生學顧故經師凝凝自守君雖往習詩禮助校讎而意氣倜然不爲繩約所羈學手搏法能持挺鬭自旦而目不眴轉或挾惡少年遊狹邪與倡優雜坐狂歌酣顏人諫之輒謝曰吾悔吾改未幾遊蕩如初爭趨人之急遇難事衆皆憚也君獨奮任之往往以智得解以拔貢生得宣州司訓宣州狄太守愛其才善待之涇令僑某罷官虧倉穀二千石後任李將揭報矣狄

不欲起大獄召宣城張令及合城諸紳士謀相顧愕眙最後召君君至笑曰是何難吾未晡食盍治炰蘇啖我與之食罷徑騎馬馳去狄亦不知其何往也先是宣城前令盧某欲以糶餘穀二千石餽太守托君關說君知太守廉拒之至是直入盧所謾曰詹令有穀若干借貯公倉可速還渠盧色然而駭不解所謂君徐道詹令虧穀有性命憂且曰君前以官穀媚上官私也今以官穀還官倉公也一轉移間人歸心術判若天淵肯從某計太守視公爲何如人盧大悅服拱手曰先生行矣某即輦穀而往矣君歸報狄狄大喜詹令聞之闔門感泣不五日而解任之事平亡何以他事被劾奉　旨留任嗟

君乃廣文微官一彈指可去而能受　聖恩於俗外然則君之生平匪獨人奇事奇即遭際亦未嘗不奇君雖跅弛而內行甚敦事母與兄孝周鄉戚里不使人知君有用世心登[illegible]賢書六上春官不第益侘傺當病中强起擲鐃悲呼自投於牀益猶有烈士暮年故態云

銘曰劍無芒難割玉士不奇難拔俗天生老周非碌碌意欲先人孝俠逐有才無命徒蟄伏中夜悲呼自指腹抱此雄心老空谷天畀其官薄其祿更夭其子爵何酷末路英雄惟一哭殗殜於牀疾已篤曰慕銘須裴文作我感其意不諾宿急撰文成走急足或未死前君一讀長夜悠悠可瞑目

誥授奉政大夫湖廣道監察御史蔣公墓誌銘

乾隆四年余春秋二十有四受知于虞山蔣文恪公其家得見用安蔣君其時君以諸生爲尊郎上客每出城則宿余家兩人不飲而好論古折聖相對凡三千年國家治亂人才臧否有所見解輒相合拍几叫呼以故益相得家人聞君來必治具滿觴以待亡何余改官江南君在藩邸如故又十年余乞假入山君舉壬申鄉會試入詞林改官湖廣道監察御史充貴州主考隨丁內艱服闋巡揚州鹽榷使某某以上聞遂拜吏議放歸丁亥兩江制府高公聘修　南巡盛典寓金陵一年余得過從如前時惟君淸標奕奕目有靑光年雖高善自

修飾雖賤里不覺其致每製衣召縫人親爲指示禁前屆後必合內裁分寸不苟治味如治文精潔諸徵余閒君招輙喜不多作詩而洞悉甘苦源流發一難必中欵

與遇才人後學孜孜汲引力雖盡心猶未已批點人落卷教以宜讀某書學某家文以故治行時被放者亦走送數百里外因此吾經師恩勝座師也晚年以次子亟

羅擲瀟山縣事就養于浙適余遊天台歸與君同飲方司馬署中瀹沉月落依依不去偶四載余再遊武夷過浙而君先十日亡矣嗚呼歐陽公稱世之賢豪不能皆現倜然奕然余果細使與君訣又何難于前去時小留後來時早到耶或者做人直逢扶持酣嬉竟能生精[illegible]

而延歲月亦未可知而今已矣援筆銘君五十年來君之笑貌聲音奔趨賍下泫然不知涕之何從也君名御寧字用安一字榕菴行四封公鏞雍正元年進士官松江教授以古文名家家本儒素無擔石儲而君天性澹達輿服鮮明坐客常滿振枯粟乏族且待以舉火者無慮十餘家人知君貧君不自知其貧也卒年七十有八夫人陸氏先君卒子齊耀候選縣佐直隸州州判孫二長方增次觀增以　年　月　日葬　所著詩文若干卷

銘曰高飛得羽徐行失屣是邈數之偶遭非人生之自主然而寧愜愜毋蹻蹻雖中規不踰矩孔猶獵較孟非

貨取舉敦和而從天羞豁刻以自處善逸生故不殖善
樂生故不寔苟九原之可作微斯八吾誰與

林君毅莊墓誌銘

林君毅莊病革語其子鏞曰隨園先生工金石之文汝所知也我死爲我乞墓銘于先生蓋先生集中所載皆將相名臣以我流外吏厠其閒未知許否巳而君亡鏞來如其言以請余道淡靑猶爲丞相一事無聞而王奐以功曹名聞千古人傳不在位也而翁有狀既授我矣我又奚辭狀曰君諱鴻俊字斯賜號毅莊福建龍岩州人寓居蘇州齊門之金雞鄉生有幹畧父克旋服賈折閱家無擔石之儲君持錢負販權其子母走閩粵齊魯晉楚吳越間渡海越山瀕死者屢矣卒以誠信勤敏累至萬金循例入粟得州判分發安徽歷權丞倅最後署

六安州吏目君嘗誦先儒言雖匹夫苟存心利物必當有濟況有微權爾秩者耶以故勇于爲善乾隆　年六安災長吏欲減報災數君不可欲掊克賑糧君又不可長吏怒欲中以危法君不顧也恤獄囚如家人有楊德者誤殺人擬絞君探知其母老力請于州牧援例留養飢民纂糧長吏報盜君爭不聽卒以緝盜不力鐫級罷官治行時民送於野囚泣於獄歸與門後悔幼不讀書乃積卷軸吟哦其間門對十頃菜花與村墟往返夷然自得生平强直自遂行其心之所安一切浮屠術數陰陽拘忌之說緘口不言嘻乎國將興聽于民國將亡聽于神古之訓也孔子與漆雕開論臧氏祖孫以下逮

之多寡定其家三代之賢否奈今之士大夫官愈高則拘忌愈甚問卜益虔其故何哉蓋沉迷於富貴利達之說而其中無所守故也君雖不由科目進而見理之明遠過凡庸余非君之銘而誰銘初娶謝氏再娶何氏子四人孫一人年七十五以　年　月日葬于

銘曰桐鄉繁邑有古生孤憤獨居行硜硜感君之恩報不能臨死諄諄口作聲願爲君兒君勿辭其人素羸隨聞名向君稱說心尤傾果然古死子鎬生從遊於余師事誠輪廻之說術不稱考之於古恰有徵蔡雍前世爲張衡羊祜金環認得清我故採拾爲君銘君當九原笑絕纓

引稗史入銘詞非古也韓昌黎徐偃王碑用王母瑤池事故明知其非而偶一效尤自記

弟婦陳恭人墓表

香亭弟婦陳氏以香亭貴　誥封恭人香亭守端州歸恭人葬于南昌丹霞香亭權厝白下逾年將卜葬瀝血狀其事屬余表墓余長香亭十五歲恭人事兄公如尊章知其賢尤悉銘幽之文所不當得辭按恭人名荊字鈿如廣西臨桂人年十六歸香亭其父某初以財豪已而折閱先叔父與錢逋大有所負叔父殁世母食貧歸咎恭人詬誶時加香亭又順親爲孝牀第間隔越若陌路先慈及內子絕愛憐之代爲不平私相勸慰而恭人安之若素有暗泣無顰蹙媞媞然茹荼集蓼者十有餘年及香亭登進士出宰河南恭人侍世母之任家有兩

弟俱授室世母覺兩婦之孝不如冢婦家計又豐待恭人漸有恩而香亭亦深悔從前之不善處家庭間也補過修好伉儷之篤較常人倍甚香亭作令時有任俠名恭人脫簪珥助之施揮霍數千金往往傷惠余以爲仁不勝道心勿許也甲辰春余遊端州居未一月海水暴至城不沒者三版香亭又以事爲番禺城中文武官及諸從黎卿府署地高爭挈眷來添余意欲納之惟恭人有難色乃告之故恭人欣然曰此安所避死守此邦便與此邦人同存亡微伯氏言妾固將納之于是延貴者于內妾服將于外設具上頭刻炊烟四起而內署供頓之役日亦不貲半月水退始各寧其家嗟乎晉朔祭羅

許不可與古絕大當侯尚不知吉凶同患之義而恭人以一女子獨能安行仁義若此此何如識力哉然後知高柔愛玩賢妻有終焉之志非徒燕婉之私有以見欽于君子也恭人性好靜不慕紛華常勸香亭急流勇退香亭是其言卒不得閒乙巳秋以卓薦又因公左遷遂決志歸里置閒金陵頗饒花竹而恭人不及見矣嗚呼有鸞妻勸隱之言無鸞妻共隱之樂中道乖分可哀也已恭人晚年病背盲雖一無所見而處分家事益精當蓋靜極而慧生云生子安衆早殤撫妾生兩子一庚一端俱如已出卒年五十有四

原任江寧布政使內務府總管永公傳

公姓姚諱永泰字石巷正白旗漢軍人父二格官內務府慶豐司員外郎公生而端靜朴誠自矢有識入闕老輩之風雍正三年以筆帖式保舉引見　世宗命發湖南以知縣試用題補湘鄉調武陵遷辰州府永綏同知再遷辰州府知府永綏故苗地改土歸流之後獷悍未馴有聚衆械鬭者公將往治或請以兵從公不可曰兩酋私鬭非叛也臨以大軍彼必懼懼且合謀挺而走險矣乃袍而騎直抵其衆召兩酋歸曲責直諭以德威皆慹服感動炊雞泰獻公公即宿其帳中鼻响响甚鼾邏明羣酋大悅吹蘆笙送公跪滿巖谷綏公之任民夷帖

然九年　王師征烏蒙調辰沅兵軍需檄下缺行糧一條公撥倉米迅濟幕府猶豫慮難開銷公曰師行糧從國家制也倘有不虞我任其咎巡撫布公蘭泰嘉公知政體檄各郡守如公所行今　上御極之元年公以親老調補山東登州府知府九年奏請終養部駁旗員無此例公泣涕五請　制曰可嗣後八旗許養其親皆從公始回旗補內務府慶豐司員外郎調茶庫員外郎兼咸安宮官學總管十九年服闋授河南歸德府知府尋遷河北兵備道兼管河務公到任即跨一馬周度長堤托宿茇舍二十一年防秋陽武夜大風公立堤上驗水漏盡歸寓夢中聞有呼起起者急醒呼燭果報五堡水

矣公手絜衣鐵釜馳往堵塞泥污及衙須臾間水勢倒回民以爲神公請於河督曰頃所辦猶鼠穴耳雖潰易塞所慮者河身日高堤日卑河自三門兩崖束急怒而奔於孟縣之小金堤衛懷二郡正當其衝歲下竹楗百萬往往負岸而沒殊爲可惜爲永遠計請歲捐兩修外加格銀以三年爲率每年增堤一丈濶若干需用丁夫即以現在堡兵充數番築灘硪兵較民夫尤熟可使也河督笑公無病而呻公嚬蹙曰治水如治身平時調養原可無病待病而呻不已遲乎卒不許後任張公師載采聞公議而是之奏請　允辦其年南岸崩北岸安瀾公之力也薦卓異引見　上召對良久賜朝衣一襲二

十四年授山西按察使調四川遷河南布政使護巡撫印再調雲南其時緬甸頭目有宮裏鴈者平時與緬子比肩事主緬子弑主自立鴈不服倡大義討之反爲所敗乃率其屬來投孟連土司孟連利其有欺其孤令繳兵械出門根尋又黨取其子女鴈妻據占素梟雄心懷不平時有報仇之志故事酋俗印信兵權統歸妻掌號曰印娘領兵臨陣率在夫先調兵以帶箸爲號箸下則能食者行帶下則掃境全出二十八年秋鴈妻夜舉帶傳令率麾下男女三千人焚孟連將所滅其家驅財帛牛馬而歸猛艮猛艮者鴈妻之母家也鴈多內寵妻惡之不與同宿別居一帳相離遠故孟連滅而鴈猶不知

內地官有貪功者誘燕入關誣其反公聞大驚亟詣督臣門孟連貪誣被印娘賊殺非由自取與　天朝無干請以實情具奏　天子聖明必有處分督臣先入貪功者之言竟以叛聞而戮燕于市居亡何燕妻陵緬子犯順勞　王師撻伐明將軍忠烈公殉焉人始服公之先見也二十九年調貴州布政使再調江寧兼織造龍江關稅務在任二年以老入都補盛京佐領又授　泰陵總管內務府大臣以兩次失物私償未奏引大不敬律擬斬監候在獄七年卒年七十九公廉儉而慈任方伯時凡支收解給者原收原放不揭印封廠課盈餘給徵員爲薪水費袍褶敝裂補綴衣之出巡僕從止三五人

榷關稅不殺襲餘料餉征課足額而已秉臬蜀中姦民宋朝倫以邪教惑衆從者數千公殲厥渠魁少所株累有教主妻楊么姑者未婚事發公引律若爭擬流收贖行棧道中見赭衣婦而憐之即具奏婦人秋審緩決一次者可免解府部議允行遂永為例守登州奉檄查封閩撫王士任家產籍其資印立檔册仍給與家用撫軍大怒將劾以狥私俄而奉 旨賞還所封公乃得免官滿臨去軍民送者率衣嗅靴造生祠置酒攔馬不能行其得民心如此然公雖善氣迎人而義之所在頑直自信不知有風氣有權要并不知世上有周旋貲緣之事江寧理事同知何按倘以戇忤制軍大計劾其老公諫

不從乃聘其女爲子婦而資其歸初宰武陵受知於節
相西林鄂公夸非百里才在江寧受知於節相望山尹
公恨相見之晚嗚呼此二公者皆君子也惟君子能知
君子公之爲人葢可想矣初娶　氏再娶　氏子二人
明新明華俱舉京兆以能文世其家
論曰公官中外四十餘年恩吏勤民靡所不施不可謂
之不遇也乃衰年終請室中雖蒙　聖主矜憐獲保首
領以沒而論者猶憾迴之報尚未盈量豈古人慎毋爲
善之戒竟爲公設乎不知記有之曰與人同功其仁未
可知也與人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公之遇天欲發露
之以大彰其仁故不得不加摧折猶之栴檀之香非燒

灼不能遠闇豈公之末路坎坷或以是哉

江西督糧道省堂沈公傳

君姓沈諱榮昌字永之一字省堂湖州竹墩人也祖泊督學閩中以清節著父栻臣宰廣東因事被逮君年甫十七騎驢入都歷險難脫父于罪以進士出宰山西文水縣朔州知州懷慶府知府甫抵任而河決君率兵役宿危隄三晝夜板幹畚築萬手齊下水稍平乃踰雉堞入城開倉撫恤民以救寧丁艱起復擢守蘭州調鞏昌平涼還陝西糧道再丁艱起復補雲南驛鹽道雲南鹽政廢弛虧課二百餘萬君知滇省井鹽皆產于層岩疊嶂百川交滙處因井滷濃淡之味不齊致衰旺之時不一薪少備煎人疲則備運鹽積則備消乃身作竈戶取

滷試煎計一石得鹽若干悉其苦累請大府加給薪本在廣通縣設立腰站俾各井窮黎赴省領脚價者先給一半資其路費于是煎運踴躍其時前撫李公奏將各商舖鹽盡歸官銷以杜私販行之期年地方官竟有按戶口多寡將鹽押領者民情譁然君以爲鹽係民間日用飲食之物不可强派請仍舊通商循先課後鹽之例依限報銷後撫裴公以君言奏　天子是之于是惰銷之弊亦漸清除總督璋公以習峨縣楊武鄉縣澗險窄有礙郵程檄君開鑿又命擒取晉寧逃竄土司時當於夏瘴霧鬱蒸從箐中蝦蟇如豕大睒目吐氣當之者人馬斃仆君深入不毛衆受涉淫遂患疲曳方薦卓異遷

乞病歸二年病愈入都因濫給驛馬事鐫級發河南以同知用循例捐復補江西鹽法道調糧道當是時年過懸車傴僂自強兩次督運適遭堤决糧艘滯留乃冒暑親執朴笞催趲丁目警心懼蹙蹙無須臾安船雖渡淮而歸途病發卒于皖江年七十有四君任事詳審信道太篤從牧令起家知民疾苦常刊列爲政事宜手授屬吏如老嫗訓兒諄諄千言聽者欠伸欲臥而君尤覺其言之未盡也又念歷官久受 上厚恩盡一分心作一分報傴僂忘老瑣屑必親昧出暮入無所勞假彌留之際猶催辦明年漕務夢中㦬呼若氣雖絕而心猶未死者然居家敝衣蔬食安之若素惟于師門故舊緩寡

戚里周恤倍至渡淮時甦浮尸數百船戶有鬻子女者爲贖還之以故歷年清俸無餘轉多逋負死之日宗親民吏皆爲隕泣夫人姚氏子五人璟瑋琨瑊璭皆以科名庠序世其家幼女全寶許配余子阿遲盋兩人幼同學長同年一子一女皆年過六十所生者也

贊曰漢晉稱蘇桓公好敎督人人多相畏及其不見則又思之君誨人不倦晚年尤甚有桓公之遺風乎乘風趣與余絕不相似而心契交深常戲余曰子但能欺人不能欺天余驚問何也曰子性儻蕩口無擇言人道是風流人豪耳及省其私內行甚敦與外傳聞者不符豈非欺人乎然而造物暗中報施不爽使子衰年有後終

身乎善豈非不能欺天乎嗚呼君之知我勝我自知然而君之行事居心即此亦可想見矣君回舟時養病隨園彌月不忍去而余奔姊喪故先與君訣登床號慟而行揆之聖人我戮之義不能無愧云

候選郎中成君衛宗傳

君姓成諱城字衛宗一字成山生而奕異目睒睒有神父上坤雍正元年舉人以文名于時君稟承家學修業不息舉戊午鄉試庚辰進士補黃岩縣教諭遷福建羅源縣知縣調永春縣歷臺灣府海防同知君善折獄羅源民有悔婚者君知嫌壻貧也助以婚錢爲成禮于堂上鼓吹送歸夜行聞鬼聲掠車而過心疑之次日有報殺縊命案者尸在昨所聞聲處君心愈疑而仵作堅稱無傷君按指尸腹下陷處有疻痏痕召鬪者問之俯首愬伏曰鬪不勝急故以足蹴之也王某控陳姓佔墳陳故營卒巡道某疑其倚武越佔檄令往勘詞多袒王君

諦視王碑色尚新其上有九層石與陳契相符王詭穪陳墓在山之右君密遣役探得陳祖骸罐于山凹中指示王王惶不能對蓋王貪風水盜扣其壙而私立僞契以相屬惑也巡道聞之嘆曰兵乃無罪士乃爲姦事出意外官之不可有成見也如是夫永春有水來自天馬山與通德溪合上流四壩截水溉田其下自香洋廟至西關等處雖近溪而田多水少恒苦旱君偵知舊有永陽壩廢久矣乃捐俸募費築而新之兩圳並流彼此勻灌無穿瀰阻閼之虞歲增畝一鍾鬭俗械鬭動至千百人君訪知南安監生梁某糾衆有期出不意擒其魁一大創之其風永革一日赴省中途遙遙然馬頭塵起則

遊擊率兵來嘗曰德化民叛矣刺史不知耶君笑曰刺史不知民叛但知民不叛若果叛刺史一人能平之毋勞公往遊散其兵單騎詣拗果村氓賽神有弓刀儀仗之飾兵貪功妄報君啓督會首以狀上閩一城免健兒糊櫟大府知君才以同知委權臺灣知府尋再權臺灣巡道事一時三印纍肘人以爲榮捐遐郎中以繼母年高乞養在家及母卒君年已七十遂不復起家素貧少壯時奔馳四方藉館餬口宦後雖有餘俸猶攻苦墩淡如初惟于戚里之困苦者曾受恩者振䘏無所吝人以是稱之娶馬氏生二子皆夭嗣子二鉅丙午舉人

贊曰余與君爲總角交同聽鹿鳴晚年又同歸林下余

遊武林必主其家君愛偉余文每見必以家傳見托余考生而作傳古人所希以故屢負諾責近聞君有臺灣處分將行萬里彼此就衰無幾相見忍再稽遲負良友之拳拳乎莊子曰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訾焉君所行善政人人之所不能為也君所獲譴事人人之所為也為人之所不能為而未見功為人之所共為而忽然得罪數耶命耶雖有達人其能知耶

黃君蓉江傳

君姓黃諱楷字端士號蓉江休寧之高堨人幼喪兩親有三弟甫成立又喪其二門內嫠孀煢煢君料簡家計撫遺孤居萬山中野多礁确民常苦旱君尋得水抱舊迹嘆曰此吾鄉所以名高堨耶歲久堙廢致流如馬逸不可止桔槔無功宜哉乃身爲紳士先捐央費圖豬隨高下爲畜洩歲以頻稔君精于醫初習鍼治瘍癜之術繼乃廣集方書諮良藥四方之病者趺趺然疲曳而來君診脈施藥皆脫手愈不戶功不受謝如是者六十餘年嗟乎士君子不爲良相則爲良醫斯言也人人知之然吾曹縱具經世畧能作相者幾人哉就作相矣古來

周召之功必世後仁其餘姚宋韓范遭逢明盛尚有擧其肘老且死未竟其施者豈若醫之一布指一刀圭其效彰彰立見于須臾哉然則以君之才家又素封傅一祿仕何難而甘心于濟身濟物以里閈終匪獨其心仁其擇術且智矣君既以德聞邑中人凡倂張者雀角者皆相率詣君得片言便釋年雖高神明不衰豫知死期與戚里訣年八十三而終

舊史氏曰余距君家七百餘里以故知其賢未得相見君孫世揩以高材生受業門下道君行義甚詳并贈雪樵一幅君所畫也君素非畫家而筆墨超秀乃爾心頗疑之及讀君行狀方知行成而先藝成而後君行義如

此則畫與醫皆藝也一以貫之者也世增又言君弟病吳門君趣裝往視夜過三白蕩天暴風舟幾覆矣方震驚時耳聞郭索聲風遽止理楫則一巨蟹如盆大橫伏艙間送君登岸回眸再顧乃去噫神怪之事儒者不道然而紀其見巫沭秋內外傳往往記載何必以釣奇病太史公哉其事甚異合附志之

陳烈婦傳

江寧有烈婦曰陳淑蘭庠生鄧宗洛之妻也祖墹能詩淑蘭幼侍側即學吟詠鄧生雖才遜于淑蘭而性端謹床第間搜句徵典賓賓如兩學子然家居万竹園余觀竹過之淑蘭髮鬑請見曰讀先生詩疑是古人今幸同時願為女弟子出其所作清婉處故唐音也居恒善繡嘗繡兩絕句于裝綾丐余詩序余作駢體七百字以應之今年鄧生失授館所意鬱鬱不怡六月四日投池死淑蘭驚哭嘔血殞即雉經翁救之蘇淑蘭亦悔嘗曰吾過矣翁在堂夫柩在堂繼嗣未定非吾職自時也越半年族人立嗣子寀翁曰為宗洛引斬淑蘭有喜色家人

覺其哀減禁防稍踈十月二十日遣女奴渝若掩扉而縊端書几上云有子事翁吾心安郎倘既行吾不獨生矣家人踢戶入視璺未乾爐中炷天之香尙㶑㶑然有餘烟也編其詩得若干卷

舊史氏曰鄧生爲貧死淑蘭爲義死均死也而泰山鴻毛之輕重判焉且其從容料量能曲折以自遂故是漸深詩書而非徒一時意氣之爲尤可尙也先是其家二月間開紅蘭一枝生徵詩志瑞及今人以爲不祥余按毛傳釋彤管有煒言女史能以赤心正人也或者烈婦之赤心蘭先知之耶抑其姓氏將發彤管故先爲之兆耶不然如蘭之馨長留千秋生得稱婦之傳又安知俗

所謂不祥者乃郎鄧氏之大祥耶

俞蒼石詩序

吾浙故多詩人惜余離鄉久寡所省識昨年過蒼石俞君于江邑官舍貌樸而神閒知爲綴學之士出所爲詩命加校定讀之其思深其學邃能合古人以就範能離古人以存真洵于此道三折肱焉聞其幼好吟詠家無擔石夷然不以爲意嘗交吳西林翟晴江兩先生研究詩旨又嘗遊山陰窺禹穴過嚴陵七里灘登眺金焦得江山之助下筆加厥奇屢困秋試瑣瑣然不能無悶余歎且謂曰今人動稱科名不知科之與名相離久矣唐韓袞以退之爲大丈夫身中狀元無人稱說而終身不第之羅隱方干至今編詩者不能祧其一席君將百年中

與一二人爭耶將三年中與千餘人爭耶君知余之好其詩也以序爲請余適有東粵之行意欲稍緩而君諈諉甚堅若急欲得余言以自信者余老且衰所言何足爲君重然竊思異寶當前而噤不發聲是啞人而享太牢也奚可哉爲綴數行弁諸卷首且從臾其門人王晉川公子爲梓而行之以質諸天下

何南園詩選後序

金陵有二詩人一爲陳古漁一爲何南園陳詩矯健何詩淸婉三十年來過從甚歡今年俱委化去余蘧然心傷爲梓其詩以存之因陳詩雖多已有詩鈔一集行世其子能讀父書非可有待而何則名未出於一鄉家又式微予聞病即往搜其詩得稿若干選成兩卷或疑所存太少答之曰古陶謝諸公名垂千秋詩存無幾豈有以少爲貴者乎詩亦宜然或嫌何詩境太薄又答之曰以一物而論劍貴以厚劍鋒貴薄以兩物而論裘貴厚紈綃貴薄詩之作否不在厚與薄也惟是予所悒悒者十年前許代鐫其詩故爲作序蹉跎至今今雖終踐此言

而不及使其生前一見爲可悲也且校其稿與子平素抄存者尚缺二三則易簀時所搜羅慮其美猶未盡也然則人之自存其詩與存人之詩者可不汲汲然顧影而爲之哉南園名士客江寧諸生卒年六十有二其生平梗槩已悉前序中

附怡雲詩序

伊尹論百味之本以水爲始夫水天下之至無味者也何以治味者取以爲先蓋其淸洌然其淡的然然后可以調甘毳加群珍引之於至鮮而不病其膩膩詩之道亦然性情者源也詞藻者流也源之不淸流將譸附迷途乘騖愈遠愈遠此古人所以有淸才之重也十餘年前葉書山庚子向余稱京山間年之孫之才其時怡雲初勝衣耳執箕膺揚進止安雅已而入泮受業于辛楣抱經兩先生俱口其才不置怡雲好吟詩尤好吟余詩余勸其力追古昔毋域于凡近而怡雲每成一篇必來商榷數年來其詩益進灤灤然如湘水之淸雖十丈可

蔡樗莆癸明年將試京兆欲學唐人寫生紙覓覺于公卿問而歆然以少作爲疑余告之曰元相秋夕淸都少陵東郡趨庭皆少作也作苟佳何嫌乎少怡雲又以古體少學植薄爲疑余又告之曰唐人五言工不必七言也近體工不必古風也鍾嶸詩品滄浪詩話何悟不尙學也且吾刑部子以水之說方諸之水一勺也可以若神方塘之水半畝也可以喩性放而極之原泉渾渾浮天沃日又何嘗非方塘一勺之始基乎予嘗於春秋徐之以俟其至原無津涯而余則頹然就衰假數年爲宣張夢難綏矣況三世通家子弟之詩及於吾身親見之又觀序之亦是人間罕事讀怡雲詩者當不縁麗士元

稱引人才每過其分之詞也

重到沭陽圖記

昔顏斐戀京兆盧悲戀靈昌古之人往往于舊治之所三致意焉蓋賢者視民如家居官而不能忘其地者其地之人亦不能忘之也余宰沭陽二年乙丑量移白下今戊申矣感吕嶧亭觀察三札見招十月五日渡黃河宿錢君接三家錢故當時吏道主其父鳴和癯而髯接三貌似之與談乃父事轉不甚曉余離沭時渠裁斷乳故也夜闌留酒聞車聲啍啍則嶧亭遣使來迎遲明行六十里嶧亭延候於十字橋彼此喜躍駢轔同驂食頃望見百雉遮迎知沭城新築衣冠數十輩爭來扶車大概昔時騎竹馬者俱龍鍾杖藜矣嶧亭有園洒湑居我

越翌日入縣署遊觀到先人秩滿處姊妹鬬草處昔會賓客治文卷處緩步娑娑悽然雪涕雖一庖湢一井匽對之情生亦不自解其何故有張沈兩吏來年俱八旬說當時決某獄入簾薦某卷余全不省記憬然重提如理兒時舊書如失物重得邑中朱廣文工詩與中翰精賞鑒汪叟知醫解陳二生善畫與棋主人喜論史鑑每漏盡口猶瀾翻余或飲或吟或奕或爲小影或評書畫或上下古今或招人來或呼車往無須臾閒遂忘作客兼忘其身之老且衰也初意欲遊雪竇以路遙不果居半月冰霰漸飛歲將終矣不得已告辭主人主人仍送至前所迎處代爲治筐篋束綑別臨握手問曰何時再

見先生余不能答非不答也不忍答也嗟乎余今年七十有三矣忍欺君而云再來乎忍傷君而云不來乎嘗余來時妻孥皆不欲也余灑然就道而今竟得千里生還其初心寧及此哉然以五十年前之令尹揭來舊邦世之如余者少矣四品尊官奉母閒居猶能念及五十年前之舊令尹世之如呂君者更少矣離而合合而離離可以復合而老不能再少此一別也余不能學太上之忘情故寫兩圖一以付呂一以自存傳示子孫俾知官可重來其官可想迎故官如新官其主人亦可想話子曰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奮乎百世之下而況於親炙之者乎提筆記之可以風世又不徒爲區區友朋聚

散之感也諸詩附書於後

康方伯雖南治河記

乾隆己酉夏江寧方伯康公奉 天子命隨制府防汛南河會河水暴漲六月十日決魏塘公聞信齊抵魏塘者雖寧保障也倘有不救萬民爲魚雖現在用衆樓亦復漫溢然其地人烟稀少且近洪澤湖水有所歸猶者甯務之爲急不可緩也遂詣魏塘督夫下埽立隄上指揮忽埽裂一聲若地陷狀竹樅纫泥壓公而下時已昏黑救者惕眙莫措倉卒間急溜衝去所歷泥沙擁公而上手有所觸乃埽舡纜也援之登岸官吏奔赴見公揚揚如平時冠不施襟帶不移孔水不入口手仍握扇羣驚以爲神制府書公憐公勞瘁勸還甯小憩公不可曰

官散則夫散渠若去隄今夜潰矣渠身受　國恩願與此隄同存亡遂閉車帷易濕服旋卽登隄督率夫役兵丁壯公之儕爭先踊躍邪許之聲徹天甫至夜半埽定而工成上流既治周家樓得以并力合作不數日雖南水患悉平大府上其事　天子嘉之手解荷囊以賜枚

按漢王尊守東郡治河隄壞立水中不動吳子頴溺荆門援馬尾而起古之名臣履險如夷往往相似然而公之初心豈望及此哉當遇險時洪濤撼天自分無生理矣私念人誰不死為民而死猶不死也此念甫動若有扶之而起者立水中如立土上登岸後覘所據之灘洞離丈餘不知何由入手莊子稱至人入火不熱入水不

潚宋子京稱郭令公忠貫日月神明扶持今獨于公信

矣枚舊史官也愛公奇績可傳　國史之遺故纂而紀之俾後人有所矜式且知仁以爲已任者忘其身而身存危其身而身安人定勝天轉不在舵帶腰舟號號爲自全計也意所未竟更爲之歌其詞曰

異哉方伯猛不畏死直走龍宮奪還赤子所奪何地淮睢之交河決魏塘人心動搖公命驅驅急則治標具乃畚築下乃刎髮身立于隄表帥衆僚突然隄裂水擁公去雖去不去公如砥柱公非善泅有沉必浮公非輕鷗立水上頭人道死矣公乃起矣萬目睽睽驚且喜矣雖有智謀不如一膽雖有慈航不如一纜涔涔者袍毿毿

者冠炯炯者目飄飄者髯公之自視逌然淡然人之視公氣定神完吏民愛公牽衣而泣爭取瓣香爲公禮佛大府敬公以手加額勸且離工小爲休息公曰不然事須及熱民命所關千金一刻請賈餘勇與水一決儘力今宵將河堵塞河伯聞之嗒然色阻夫役聞之踴躍起舞魚鱉爲橋蛟龍捧土頃刻隄成瀰才三戢　天子曰咨爾汝勤劬賜朕雜珮以光汝軀公拜稽首仗　主威靈從茲睢南永慶綏寧嗟予有言請貽來議前輩後賢事同一例湖名召伯隄號康公謚易新名以垂無窮

與孫存論詩書

文學韓詩學杜猶之遊山者必登岱觀水者必觀海也然使遊山觀水之人終身抱一岱一海以自足而不復知有匡廬武夷之奇瀟湘鏡湖之妙則亦不過泰山上一樵夫海船中一舵工而已矣古之學杜者無慮數千百家其傳者皆其不似杜者也唐之昌黎義山牧之微之宋之半山山谷後村放翁誰非學杜者今觀其詩皆不類杜穉存學杜其類杜處乃遠出唐宋諸公之上此僕之所深憂也昔人笑王朗好學華子魚惟其即之過近是以離之愈遠董文敏跋張即之帖稱其佳處不在能與古人合而在能與古人離詩文之道何獨不然足

下前年學杜今年又復學韓鄙意以洪子之心思學力何不爲洪子之詩而必爲韓子杜子之詩哉無論儀神襲貌終嫌似是而非就令是韓是杜矣恐千百世後人仍讀韓杜之詩必不讀類韓類杜之詩使韓杜生于今日亦必別有一番境界而斷不肯爲從前韓杜之詩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落筆時亦不甚愉快蕭子顯曰若無新變不能代雄莊子曰迹履之所出而迹非履也此數語願足下訓之而有所進焉

書楊鏡村

楊太守名燦字鏡村以福建舉人權知上元縣事乾隆三十三年四月總督高公出巡有焉郭氏者攔輿訴其子尊玉與同産姊姦已有身矣高公大駭交君辦治君坐堂皇召郭氏及女至俱戟手詈尊玉不已尊玉無言涕泣而已君疑姊弟亂倫不應和于前仇于後且尊玉狀甚愿非行險者但未便以子質母乃分別頌繫飭親至其家見尊玉床襤褸衍被甚單寒而其母及女則紅衾爛然訊其隣僉曰非關暗昧某等何能知須臾有小女擎茶出問其年曰七歲問郭氏何人曰吾母也君喜抱入署暗屬役有隨小女子車後刺探者擒以來果得

一男子壯佼而属名解五爲總督擎繖隸也乃啖小女果餌好語誘之使與蘇兒戲三日後欣欣然忘其家具言母與姊同解五褫兒尊玉訴詐受笞者屢矣問知汝姊有身乎曰知何以知之曰姊姊腹大鄰嫛見之皆掩口匿笑前數日解五買小兒衣褲及紅抹肚來阿孃熬熨斗爲之煩摺隨置酒三人同飲兒尊玉壓額走出不知所往君命役搜其家所置物宛然在衙乃召解五及母女來取示之各叩頭伏罪蓋解五用奴不知律藏内亂者兩犯俱斬意欲誣尊玉成違之也獨占其全家故也獄具合郡稱爲神明權知蘇州府蘇州有周爾尺者以他事勘姊致死官疑與其奴覓祥有姦而逼誣伏君

趨雪之張樂盜于閩玉事發誣貫者多株累君訊不知情俾寧其家事後各來謝金君不受

舊史氏曰君貌清氣和明達政體訊解五一案余所目擊故知之也詳後既謫海門爲决獄事代上游受過終不自言尤可尚也聞近得狂易之疾年僅未踰艾天報善人病與官均當復起而余則頹然衰矣慮貝峯墳滿蝥無人傳循吏故倣孫可之書何易于之例取君逸事爲譜于篇

汪銘巷

杭州汪銘巷富且達者也築家巷于西湖年七十將卒召其子女而告曰慶生日不過絃歌燈宴鞠躬拜揖繁極褻後我背之厭矣今年心有大願說與兒曹衆皆起立拱聽曰人誰不亡我願求亡而受亡人之恭哭則能聞哭則能聽拜則能受汝等縗麻則能量其長短而觀其稱身尤妙者引斷將旃檀之香瀰荒池細之設鼓吹導從旌旗柳翣之儀緇流梵音羽士法曲夾道數十重吾坐靈車中游目傾耳威儀赫然行者避道汝等伴哀詐泣送入西湖靈妙菴中選精舍優几作妥靈狀開奠三日極牢醴而甘焉是享古人未享之樂也樂極再歸

行。生。日。禮。何。如。家人色不相許鳌菴怒云孝莫大于順親我豈不知預凶非禮然此亦亡于禮者之禮也較之唐人李清爲壽縊入少室山中不猶愈乎遂親買紙錢魂旛啓期畀之諸戚里愛其通脫笑其痴至期來送路祭者百餘家鳌菴稷稷盛服停車揚觶不遺一席是日飲至石許顏愈温克到菴禮畢誥妻子曰吾不歸矣吾在此茹蔬伴佛玩山水以終餘年汝等來則相見不來我亦不汝召有以家事白者雖來亦不見也居湖上十五年而卒今湖上小有天園即其處矣

杖銘

走不以手非所論於老叟自得此君山之巔水之藪俱爲吾有樂莫樂兮與鄉人飲酒

竹杖銘

節瞿瞿是何禄禄狀之以當耶亦步亦趨

藜杖銘

藜瘦如竹竹堅如玉老人得之添一足

灌木杖銘

磥砢多節頗似奇士吾與汝偕不知老之將至

木拐銘

契丹木拐見者避道此拐聞之凌雲一笑